



樊村泾？还是樊泾村？ ——太仓元代考古发掘引出的一个地名话题

□凌微年

众所周知，太仓市一中是一所百年老校，创建于1907年，前身是清代太仓州试院。市一中搬迁至南园路新址后，老校区地块被安排为开发改造项目，近在咫尺的樊泾河也实施了北延沟通工程。在开挖河道取土时，意外发现了大量瓷片堆积，考古人员急忙赶来实地调查、勘探，从而揭开了一座掩藏在地底下的元代大型瓷仓遗址和部分城市街坊遗存的面纱。该遗址在樊泾村小区西侧、上海西路北侧、致和塘南岸，以樊泾河为界，分为东、西发掘区，河西主要为原太仓市一中地块，河东则为樊泾村居民区。经过数年的考古发掘，在总面积达15000平方米（约22亩多）的范围内，发现房址、道路、河道为主体的各类遗迹现象近480处，估算提取以元龙泉青瓷为主的各类遗物约150吨。该遗址是江南地区元代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太仓历史上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见证。

那么，问题来了，老太仓人特别是市一中校友都知道，该遗址所在的原市一中地块属于樊泾村，而考古发现的正式命名却为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虽然，“樊”“村”“泾”三个字一模一样，但是“村”与“泾”的顺序却换了一下。笔者有多位熟人不解地或电话、或微信、或当面询问：究竟是樊村泾？还是樊泾村？这就引出了一个许多太仓人关切的地名话题。

考古遗址的命名通常要遵循地理位置、遗址特征、历史文化特征等诸多原则，突出准确性、唯一性和历史文化意义。而古代并没有规范的地名管理意识，一地多名，一名多义比较普遍。具体说到太仓元代遗址所在区域，元代至今有过樊村泾、樊泾村、樊村、樊泾河等诸多地名。“泾”者，河也，“樊泾村”就是因傍樊村泾而形成，二者地名互为衍生，且经常混用，其所指有时相同，有时有所区别。因此，文物考古部门和地名管理部门，根据文献记载，此处原有一条古河道樊村泾，遗址分布于古樊村泾（今名樊泾河）东西两岸，且主要文化内涵时代为元代，故命名为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应该说是十分恰当的。

元代开辟海运后，太仓称“六国码头”，成万家之邑。位于元代太仓城东部的樊村泾一带已经比较繁华，太仓的地方志和其他文献有一些零星记载。《太仓州志》（明弘治版）载：

“樊村泾在城隍庙西。”“樊村泾桥，在岳庙南，元至顺四年，丁文彬建。”《太仓州志》（清康熙版）载：“樊村泾，州北三里，南通致和塘，北入杨林塘。”明确了其河道位置及水利作用，说明樊村泾长度可观，现存的樊泾河只是其中南边的一段。《太仓州志》（清嘉庆版）载：“洞庭分秀在樊泾村西，俗称江家山。”《太仓州志》（清宣统版）载：“《太宗哀册文》石刻：唐褚遂良书，旧藏明吴江史鉴家，吴宽有跋，王世贞购归，嵌弇山园，今置樊村泾吴氏宗祠。《枯树赋》石刻，唐褚遂良书，亦在樊村泾吴氏宗祠。”《镇洋县志》（民国版）在《寒溪清耳亭》条目下提及：明末“太仓四先生”之一的盛敬（号寒溪）居住在南园北边的樊泾村，与顾士璉（浏河人，晚年迁居樊泾村东，故号樊村）、王御（居樊泾村西）合称“樊村三隐”。还提及“樊泾村，傍樊村泾，民多以耕读为业”，表明清代至民国樊泾村呈半城半乡的形态。《太仓试院碑记》碑文也有“相度樊村泾之西，太仓塘南岸”句，明确了太仓州试院的确切位置。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清太仓文人萧抡也曾居樊泾村，故号樊村，著述甚富，有《樊村草堂诗选》三卷，他撰写的《通蕃事迹石刻歌》洋洋洒

洒，大气磅礴，是讴歌郑和下西洋壮举的诗咏力作。此外，清太仓文人邵延烈有诗句“樊村西北九龙东，绣雪堂开地半弓。话语芳踪题壁处，流传胜是碧纱笼。”下有诗注：“樊村泾为州城隍水所汇，康知州莅委，即议开浚。”凡此种种表明，樊村泾一带是元代以降太仓城市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颇有文化内涵的沃土。

行文至此，笔者不由产生一个疑问：元末至今不到700年，且太仓并没有经历特别重大的自然灾害，樊村泾一带的瓷仓、道路、房子何以掩埋于地下？虽然，我们无法在文献记载中直接找到答案，但也有迹可循。最大的可能就是在元明易代之际，东南沿海群雄纷起，太仓成为兵家常争之地，饱受兵燹之患。浙江黄岩的方国珍势力几度攻袭太仓，从刘家港到太仓城“千门万户俱成瓦砾丘墟”，樊村泾一带正是其中的重灾区。

抢救性考古发掘之后，对樊村泾元代遗址的核心区域进行了原址保护，在两个入口处设计制作了“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景观小品，另有遗址的相关介绍栏，市民朋友可以到此处实地观赏，感受太仓历史的厚重与沧桑。



王宸《借园修禊图》(局部)

漫话修禊

□文言文

农历三月，中华大地告别冷冽的冬风，春和景明，猫了整整一个冬季的人们和其他动物一样，都出来舒展身体，享受明媚的阳光。大家不约而同地来到河边，沾沾水，清洁身体。干板了一个冬季的皮肤，在春水的滋润下露出白净的本色。我要唱歌喝酒，写诗画画，嬉戏游乐，放飞自我。“修禊洛滨期一醉，天津春浪绿浮堤”（张耒《和周廉彦》）。周而复始，文人名之为修禊。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友人谢安、孙绰等42人会聚兰亭修禊，赋诗饮酒。所作37首诗歌结集为《兰亭集》，王羲之为之撰序，即被称作“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一篇《兰亭集序》，因王羲之“天下第一行书”彪炳千古。兰亭雅集的诗酒风流也成为千古佳话。在后世仿效的各类兰亭雅集中，诗歌、绘画、书法等多种艺术元素争奇斗艳，形成华丽精致、传承千载的文化景观。

我在此漫话历史记载中太仓几位先贤组织参与的修禊雅会。

一是吴梅村参与的爱山台修禊雅会。清康熙七年（1668）农历三月三日，湖州曾经举办过一次轰动一时的文人雅会，发起并主其事者为湖州太守吴绮，而起因则是大诗人吴梅村的来访。雅会地点在湖州爱山台，此台与苏轼有关。北宋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湖州主政期间，写下《游道场山何山诗》，其中有“我从山水窟中来，尚爱此山看不足”句。苏轼在湖州任职不到三个月，即因“乌台诗案”被诬去职。郡人怀之，筑台纪念。登此台，可南眺道场山之塔影山姿。清同治《湖州府志》载：“爱山台在府治后西北隅，宋郡丞汪泰亨所创，取自东坡名句‘尚爱此山看不足’”。

这次雅会仿效王羲之等人的兰亭之会，同修禊事，并分韵各赋诗词。由吴梅村书写序文，称《爱山台禊饮序》。当时与会的越国事后将吴梅村亲笔书写的序文装裱成卷轴，请许多名人在上面题跋。吴梅村《爱山台禊饮序》，高30.6厘米，长284厘米，现由上海博物馆收藏，最近正在上海博物馆东馆展出。

二是与毕沅、王宸有关的借园修禊。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与

和九年一样，这一年也是岁在癸丑。毕沅时任湖广总督，王宸时卸任永州太守，恰在毕沅幕府。王宸，乃是王时敏六世孙，王原祁曾孙，是“小四王”之一的大画家。修禊地点是武昌湖北督粮道刘纯斋的借园。

借园修禊，将诗、书、画融为一体，规则是“各取楔叙字为诗”，即所作诗歌的用字均来自《兰亭序》，31位参加者的全部诗作均用《兰亭序》集字，缀合成一幅优美的书法长卷。王宸绘制了《借园修禊图》，所绘内容是借园修禊的现场实景：七八间茅舍坐落在山水之间，一座舒朗宽敞的庭院，屋内有3人坐谈，屋外3人在吟哦赋诗，一人沉思，一人伏案，还有4人闻讯而来，画面左侧及四周是郁郁葱葱的树木。正如卷末陈崇本跋所云“作画人多山水心，分题字集兰亭草”，毕沅写就《集兰亭楔帖字题刘纯斋借园修禊图》一诗。

王宸绘制的《借园修禊图》，现收藏于南京博物院。

三月三，修禊节，于凡夫俗子而言，春游、露营、聚餐，享受春日之乐。于文人而言，写诗、题字、作画，在享受春日快乐的同时，多一份文人情怀。

若到江南赶上春

□单凤

三月以来，连日阴雨，及至月中方断。等到气温踉踉跄跄升上来，天气完全放晴，忽然一日，春天就到了，快得让人来不及反应，冬衣还未脱下，油菜花已开满田间了。她的到来像是刚抱回家的小猫，稚嫩可爱，怎么唤都不与人亲近，人正犹疑间，却忽然被扑个满怀。油菜花尚未赏看，像约好了似的，忽喇喇，迎春花、桃花、紫荆、玉兰、关山樱、梨花次第而开，让人目不暇接。

古人惜春，常怨春来得太迟，又恨春去得太早。春天之短促，应是一自古皆然。趁着天气好，出去走走罢。白居易有诗云：“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春日群芳，当真经不起几场风雨。

我老家黄淮平原腹地，主食大豆油，因而油菜花虽常见，却都是三三两两散生于田间，多是没来得及吃完或吃不完的青菜，任其在地里生长，春风一到，便催出花来。事实上，油菜和青菜是两个品种，可能各地叫法不同，又实在相像，至今也分不清。来南方后，才算见识了油菜花田。远远的，还没看见花，风中已经有了油菜花的味道。及至跟前，一大片明晃晃亮黄黄的颜色直直撞进眼睛里，人就像是掉进了油画中。那颜色太饱满，密密匝匝的，千百朵花簇拥在一起，直让人想到一个词：春色烂漫。

上大学的时候，一次和三五好友春日骑行，误打误撞，跌进一大片油菜花田里，几个人在田间簪花嬉闹，搞怪拍照，当时可谓是“醉里插花花莫笑”了。照片还存在手机里，转眼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现在年龄正盛，可毕竟不复青春。王国维有诗：“四时可爱惟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春日少年总是相得益彰的。

公司所在大楼外不远处有一户人家，马路边的独栋，院子里种满果树。每次路过，总要驻足片刻。而今春日里正有一株桃花盛开，一枝斜出围墙外。这抹春色似独为我所有，每天都要看上几眼。如果说春日与少年是古诗词里常伴的意象，那么桃花之于少女向来若合一契。桃花颜色明丽而不媚俗，桃红摇曳，似少女脸上娇羞的红晕。唐代诗人崔护有诗云：“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传说崔护进京赶考，因口渴而寻至长安南郊一桃花盛放的人家，偶遇一少女。上阙读来让人有不期而遇的惊喜，下阙道明他次年重访不遇，遍寻不得，读来让人怅然若失。百年以后，欧阳修在洛阳城东，写下《浪淘沙·把酒祝东风》，末句“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其意与崔护的诗相近，但心情似更忧伤。

老家前些年种有一株桃树，一日父母打电话来，言谈间说起桃树结满了果子，味道又好。我随口说了句想吃，不想没过几天，家里便寄来了一大箱子。只是炎天暑热，又没有冰块随寄，等我收到时，果子已坏了过半。我舍不得扔，只得挑挑拣拣，把好果放冰箱，坏的削去不好的部分先吃。可我一个人哪吃得完这么多呢？最后坏的没吃完，好的又坏了。我望着一冰箱的坏果，想着这一年，这一树的桃子，或许父母和我都没吃上几只好的。

我上高中时复读了一年，那一年因为学习压力大，同班好友都已经毕业星散等原因，一直郁郁寡欢。那时候租住在一位退休教师的老房子中，院子里破破落落，西南角长有一株梨树和一棵芭蕉。春雨淅沥，打在芭蕉叶上让人辗转难眠。好不容易熬到天明，抬头间瞥见窗外，梨花已悄然开了。梨花带雨，芭蕉新绿，好一派“雨打梨花深闭门”的景致。古人用梨花带雨形容美人哭泣，真是恰如其分，妙不可言。看到此景，一夜未眠的萎靡已然消了大半。说到梨花，我老家宿州所辖砀山，被誉为梨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连片果园，近段时间应该是观赏梨花的最好去处了。可惜离得近，却从未去过，现在定居在太，更难得回去一趟。苏轼有诗：“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哎，追风赶月莫停留。

古人惜春，怨春来得太迟，又去得太早，以至于宋人张炎有词：“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其实哪里只是害怕春天的消逝呢。“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一切让人感到美好、幸福的人与事物，哪怕眼下的时时刻刻，都值得珍重。

行文至此，想起宋代词人王观写给友人的信。他在词中殷殷嘱托：“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时隔一千余年，此刻我便住在江南的春天里。

征稿启事

当指尖滑动屏幕的时间越来越长，案上的那一盏书灯，是否依然明亮？不管时代如何变迁，阅读永远都是滋养心灵的捷径。我们期待收到您讲述与文字相遇时的心灵共振故事。投稿邮箱：603468841@qq.com。截稿日期：4月23日。



瓦楞花事

□朱乃燕

青黑瓦楞的旧书里有一朵花儿，突兀挺立二月春风，欲剪断生命的倔强像风偷藏的秘密，在岁月的夹缝里扎根，不管不顾纵情铺陈，向阳歌唱层层瓦片，似破土而出的章节时光的信笺，默然无言写满风雨的潦草这朵花，是意外闯入的精灵？种子从哪来？问鸟吧它说不知道！

紫玉兰

□高志强

近看如云紫气来，近前玉蕊列成排。无需绿叶相陪护，独在春天笑敞怀。